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奇书文库

蝇王

〔英〕威廉·戈尔丁 著

涂 蒙 译



第一章 海螺的声音

金发少年从岩石的最下面的一截攀下来，又开始试探着朝环礁湖方向走去。尽管他已经脱掉了那件学校里常穿的笨重运动衫，但还是大汗淋漓。灰衬衫湿淋淋地粘在身上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。忽然在这个少年的四周一条长长的孤岩猛插进丛林深处，天气的闷热使得孤岩就像个热气腾腾的浴缸。这时少年正在藤蔓和断树残干中费劲地爬着，突然一只红黄色的小鸟怪叫一声、振翅高飞，紧接着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。

“嘿！”这声音喊道，“等一等！”

孤岩侧面的矮灌木丛有大量的雨珠啪嗒啪嗒地直往下掉，使得矮灌木丛摇摇晃晃。

“等等。”这声音又叫，“我给缠住了。”

金发少年把脚停住，很轻地紧紧袜子。他这动作此刻让人觉得这孩子好像是在老家一样。

那个声音又开始叫了。

“这么多的藤蔓我真没法摆脱。”

说这话的孩子正从矮灌木丛中脱身出来，细树枝在他肮脏的防风外衣上刮擦刮擦直响。他光着的膝盖被荆棘缠住擦伤了。他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拨开棘刺，接着身子转过来。与金发少年相比，这个男孩稍矮一些，身体也胖了一些。他用脚小心地试探着往前走着，寻找着安全的落脚处，随后又透过厚厚的眼镜往上瞧瞧。

“那个带话筒的大人在哪儿？”

金发少年摇摇头。

“这是一个岛，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岛。那里是一条伸进外海的礁脉。兴许这儿没大人了。”

胖男孩睁大眼睛，嘴巴长得大大的。



“本来有个驾驶员，他没在客舱，在前上方的驾驶舱里。”

金发少年眯起眼睛凝视着那条礁脉。

“剩下的全都是小孩儿。”胖男孩接着说道。“他们肯定会有跑出来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金发少年开始随心所欲地找路往水边走。他尽量使自己显示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，同时又避免表露出明显的不动声色，可那胖男孩尾随其后。

“到底还有没有大人呢？”

“我认为没有。”

金发少年板着脸孔回答。但接着，他又像实现了理想般的喜不自胜。在孤岩当中，他就地拿了个大顶，咧嘴笑着看着颠倒了胖男孩。

“没大人哪！”

胖男孩想了想。

“那个驾驶员呢？”

金发少年两腿一屈，一屁股坐在湿漉漉的地上。

“他把我们投下后就走了，因为他没法使有轮子的飞机在这儿着陆。”

“我们被偷袭了！”

“他会安全回来的。”

胖男孩晃晃脑袋。

“下降那阵子不但我从一个窗口往外瞧过，而且我看见飞机的其他部分直朝外喷火。”

他不断打量着那孤岩。

“这不就是机身撞的。”

金发少年伸手摸摸树干高低不平的一头，好像对此事非常感兴趣。

“机身又怎么了？”他问道。“那东西现在又跑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暴风雨把机身拖到海里去了。倒下的树干这么多，情况一定非常严重。机舱里准保还有些小孩儿呢？”

胖男孩略微踌躇一下又问：

“你叫什么?”

“拉尔夫。”

胖男孩等着对方问自己的名字，但对方却不打算了解自己。名叫拉尔夫的金发少年隐约笑笑，直起身子，又开始朝环礁湖方向走去。胖男孩的手重重地搭在拉尔夫的肩膀上。“我想还有好多小孩可能分散在附近。你看见其他的人了吗?”

拉尔夫摆摇头，加快了步伐，没想到却被树枝一绊，猛地摔了个跟头。

胖男孩上气不接下气站在他身边。

“我姨妈叫我别跑。”他生气地说，“因为我有气喘病。”

“气喘病?”

“没错，就是接不上气。在我们那个学校就我得气喘病。”胖男孩略带骄傲地说：“我还从三岁起就一直带着眼镜。”

他随手取下眼镜递给拉尔夫看，还笑眯眯地眨眨眼，随后把眼镜放在肮脏的防风外衣上擦起来。一会儿胖男孩苍白的面容上再次出现痛苦不堪的神情。他擦擦双颊的汗珠，匆匆地整理好鼻上的眼镜。

他四下打量孤岩。

“看那些野果。”

他说，“那些野果，我以为——”

他绕过拉尔夫身边的藤蔓，在一堆缠绕着的簇叶中蹲了下去。

“我过会儿就出来——”

拉尔夫小心谨慎地解开缠绕在身上的枝条，很快穿过杂树乱枝。不一会儿胖男孩鼾声就落到他的身后，拉尔夫急急忙忙地朝树林赶去。他翻过一根断树干后，从林子中走出来。

海岸边长满各式各样的棕榈，有的树身耸立着，有的树身向阳光偏斜着，绿色的树叶向远处伸去。树下是铺满粗壮杂草的斜坡，被乱七八糟横七竖八倒下的树划得东一道西一道，还弥漫着腐烂的椰子和棕榈树苗的气味。之后就是那黑压压的森林本体部分和孤岩的空旷地带。拉尔夫背靠着棕灰树干站着，眯起眼睛看着波光粼粼的海水。从这里往外约一英里的地方，雪白的浪花忽隐忽现地拍打着一座珊瑚



礁。再往外则是湛蓝而辽阔的大海。在珊瑚礁不规则的弧形圈里，环礁湖平静得像一个山潭——湖水呈现出蓝色、墨绿色和紫色。在长着棕榈树的斜坡和海水之间是一条狭窄的弓形海滩，看似遥不可及，在拉尔夫的左面，棕榈、海滩和海水伸向远处，而几乎张眼看到的则是一股腾腾的热气。

拉尔夫从斜坡上跳下去。因为沙子太厚而淹没了他的黑鞋子，热浪冲击着他。他意识到身上的衣服很重，猛地踢掉鞋，快速地脱掉一双袜子。接着又跳回到斜坡上，站在一堆脑壳样的椰子当中，扯下衬衫，立刻棕榈和森林的绿荫斜照到他的皮肤上。拉尔夫解开蛇形搭扣的皮带，用力地脱掉短裤和衬裤，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，注视着耀眼的海滩和海水。

拉尔夫已经长大了，有十二多岁了。象征着是小孩子的凸肚子已经无影无踪，但还没大到会感到难为情的青春期。就从他长得又宽又结实的肩膀而言，看得出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拳击手，但他的嘴形和眼睛偏又流露出一种温柔的神色，表明他心地善良。拉尔夫轻轻地拍拍棕榈树干，终于意识到这确实是个岛，非常高兴地笑起来，来了个拿大顶。他利索地翻身站起来，蹦到海滩上，跪下拨了两抱沙子，在胸前形成个沙堆。随之他往后一坐，兴奋的明眸直盯着海水。

“拉尔夫——”

在斜坡上胖男孩蹲下身子，把斜坡边缘当个座位，小心地坐下来。

“抱歉，我来迟了。那些野果——”

他擦擦眼镜之后，又把扁鼻子上的眼镜端正。眼镜框在鼻梁上印了道深深的、粉红的“V”形。他打量着拉尔夫精神焕发的身体，然后又低头瞧瞧一只手放到直落胸前的拉链头上的衣服。

“我姨妈——”

接着他果断地拉开拉链，整件防风外衣被他套在头上。

“瞧！”

拉尔夫一声不吭地从侧面看看他。

“我想我们要知道他们全部的名字，”胖男孩说，“还要造一份名



单，我们该开个会。”

拉尔夫不吱声，所以胖男孩只好继续说下去：

“我不在乎他们管我叫什么，”他以肯定的口气对拉尔夫说，“只要他们在学校别时常叫我的那个绰号。”

拉尔夫感到很有意思。

“那个是什么绰号？”

胖男孩的视线越过自己的肩膀瞥了一下，然后凑向拉尔夫。

他偷偷地说：

“他们常叫我‘猪崽子’。”

拉尔夫尖笑着跳了起来。

“猪崽子！猪崽子哟！”

“拉尔夫——请别叫！”

担心地猪崽子绞紧了双手。

“我说过不要——”

“猪崽子哟！猪崽子哟！”

在海滩的赤热空气中拉尔夫手舞足蹈地跳开了，接着又装做战斗机翅膀后剪的样子折回来，机枪往猪崽子身上扫。

“吓——啊——哦！”

他一头俯冲进猪崽子脚下的沙堆，在那里躺着直笑。

“猪崽子！”

猪崽子不情愿地咧开了嘴，尽管这样的招呼对他似乎是过份了，但他还是被逗乐了。

“只要你不对别人讲——”

拉尔夫在沙滩中格格地笑着。在猪崽子的脸上又一次表现了痛苦和专注的神色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猪崽子着急地奔回森林。拉尔夫站起来，朝右面小步跑去。

这个地方，成直角基调的地形猛地把海滩截断了，一大块粉红色的花岗岩平台不协调地直穿过森林、斜坡、沙滩和环礁湖，形成一个高达四英尺的突出部分。一层薄薄的泥土覆盖在平台顶上，粗壮的杂



草和成荫的小棕榈树在上面长着。因为没有充足的泥土让小树苗茁壮成长，所以它们到二十英尺光景就倒下而干死。树干横七竖八地交叠在一起，坐起来倒容易。仍旧挺立着的棕榈树形成了一个罩盖着地面的绿顶，里面闪耀着从环礁湖反射上来的跳动的散光。拉尔夫硬爬上平台，很快就看到了这儿凉快的绿荫，他一只眼睛闭着，心想落在身上的树叶的影子一定是绿色的，又择路走向平台朝海的一边，站在那里俯视着海水。水底清澈，又因盛长热带海藻和珊瑚而璀璨夺目。一群小小的、闪闪发光的鱼儿东游西窜、若有若无。拉尔夫喜出望外，他用低沉的嗓门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太棒了！”

还有更迷人的东西在平台外面呢！某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——也许是一场台风，或是跟随他一起来到的那场风暴——一道沙堤在环礁湖的里侧被堆起，所以海滩里造成个长而深的水潭，较远一头是高高的突出粉红色的花岗岩部分。拉尔夫曾上过当，看上去海滩水潭深，其实不然。现在他走近这个水潭，原本没有什么希望。这个岛却实是一个岛，使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水潭是由海发大潮所造成的，它的一头深得呈墨绿色，拉尔夫仔细地巡看了这整整三十码的水面，接着一个猛子扎了进去。拉尔夫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浴缸里游泳因为水比他的血还暖。

猪崽子又来了，坐在岩石突出的边上，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拉尔夫在绿水里上下雪白的身躯。

“你游得不好。”

“猪崽子。”

猪崽子小心地将脱掉的鞋袜排放在岩石边上，然后用一只脚趾试试水温。

“太热！”

“你为什么还等着呀？”

“可我的姨妈。可我的姨妈——”

“去你的姨妈！”

从水面往下一扎的拉尔夫在水中睁着眼游，水潭的沙质岩边隐隐



约约地像个小山坡。他把身子翻过去，捏住鼻子，正看到一道摆动的金光碎落在眼前。猪崽子看来正犹豫不绝，他动手脱掉短裤，不一会儿露出又白又胖的身躯。他蹣着脚趾走到水潭的沙滩边，坐在那儿，水没到颈部，充满自豪的他对着拉尔夫微笑。

“你不打算游吗？”

猪崽子晃晃脑袋。

“我不会。我姨妈不准我游，我有气喘病——”

“去你的气喘不气喘！”

猪崽子以一种谦卑的耐心忍着。

“你游得不行啊！”

拉尔夫用脚啪嗒啪嗒地打着水把嘴浸下去游回到斜面下，再向上空喷一口水，随后抬起下巴说：

“我五岁就会游泳，我爸爸教的。他是个海军军官。他一休假就会来救我们的。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”

猪崽子的脸顿时红了。

“我爹爹死了，”他急匆匆地说，“而我妈——”

他把眼镜取下来，想寻找些什么来擦擦，但又找不到。

“我一直跟姨妈住一块儿。她开了个糖果铺，我常吃许多糖，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什么时候你爸爸来救我们？”

“他会尽量快的。”

从水中走来的湿淋淋地猪崽子光着身子站着，用一只袜子擦擦眼镜。透过早晨的热气他们所听到的惟一声响，就是波浪撞击着礁石那永不停息的、恼人的轰鸣。

“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？”

在水里懒洋洋地游着的拉尔夫正被睡意笼罩着，就像充满蜃楼幻影的脑际正在同五光十色的环礁湖景致一比高低。

“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？”

因为，拉尔夫想，因为，因为……从礁石处传来的浪涛声变得是那么的遥远。

“他们会在飞机场告诉他的。”



猪崽子摇摇头，戴上闪光的眼镜，俯视着拉尔夫。

“他们不会。你没听驾驶员说原子弹的事吗？他们死光了。”

从水里爬了出来的拉尔夫，面对猪崽子站着，这个不寻常的问题被他思考着。

猪崽子不断问道：

“这是个岛吗？”

“我爬过山岩，”拉尔夫慢吞吞地回答，“我想这是个岛。”

“他们死光了，”猪崽子说，“而这又是个岛。我们在这儿的事情是绝对没人知道的。你爸爸不会知道，肯定其它人也不会知道——”

他的眼镜被他微微颤动的嘴唇的雾气弄得模糊不清。

“我们将呆在这儿等死吗？”

随着这个“死”字，暑热似乎更加逼人。环礁湖也以令人目眩的灿烂袭击着他们。

“我去拿衣服，”拉尔夫咕哝地说，“在那儿。”他忍着骄阳的毒焰，小步跑过沙滩，横穿过高出沙滩的平台，找到了他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，再穿上灰衬衫倒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随后他又爬上平台的边缘，在绿荫里找了根适当的树干就坐下了。猪崽子费劲儿爬了上来，他用手臂夹着很多衣服，又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，靠近朝向环礁湖的小峭壁。他身上不停地晃动着潮水交错的反射光。

一会儿猪崽子又说开了：

“我们得找找别人。我们该干点事。”

拉尔夫一言不发。这儿是座珊瑚岛。他避开了烈日的炙烤，也不在乎猪崽子那带凶兆的嘟哝，他照样儿做着自己快乐的梦。

猪崽子仍顺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说：

“在这儿我们有多少人？”

拉尔夫走上前去，站在猪崽子身旁回答：

“我不晓得。”

一阵阵微风在暑热烟霭的下面拂过波光粼粼的水面。棕榈叶片在微风吹到平台时，发出簌簌的低吟，所以，在他俩身上浮掠过模糊的



太阳光斑，像耀眼的带翅膀的小东西在树荫里跳跃。

猪崽子仰望着拉尔夫，他脸上的阴影全反了，上半部是绿茵茵的，下半部由于环礁湖的反映，闪着明亮的光。一道强光正抹过他的头发。

“我们总该干点事吧！”

拉尔夫好像没人在他身旁一样。一个想象中存在而从未得到充分实现的地方，终于在这儿一跃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。猪崽子却把拉尔夫那快活得笑得合不拢嘴当作是对他的赏识，也满意地笑起来。

“如果这真是个岛的话——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止住了微笑的拉尔夫，用手指着环礁湖。他看到了在海蕨草中有个深米色的东西。

“一块石头？”

“不，一个贝壳。”

忽然，高兴地猪崽子站了起来，他兴奋得倒也并不过份。

“对。这是个贝壳，我以前在人家的后屋墙上见过。那人叫它海螺。他常吹，一吹他妈妈就来了。那东西可值钱哩——”

有一棵靠拉尔夫的手肘边的小棕榈树苗倾斜到环礁湖上。由于小树苗本身的重量已经从贫瘠的泥土中拖出了一团泥块，这预示着它很快就要倒下了。拉尔夫拔出细树干，在水里拨弄起来，五颜六色的鱼左右逃窜。倾斜着身子的猪崽子，看上去摇摇晃晃。

“当心！要断了——”

“闭嘴。”

拉尔夫不专心地说着。贝壳有趣、好看、是个值钱的玩意儿。拉尔夫好像在做白日梦，梦中生动的幻象萦绕在他和猪崽子之间，可猪崽子并不是他梦境中的人物。他用弯曲的棕榈树苗把贝壳推出了海藻，再用一只手当作支点抵住树枝，另一只手往下压细树苗的一端，直到把贝壳挑了上来，水滴滴嗒嗒的淌了下来，然后猪崽子一把抓住海螺。

现在海螺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了，拉尔夫也变得兴奋起



来。猪崽子唠唠叨叨地说：

“——海螺；可真贵。我敢打赌，你要买个海螺，就得花好多、好多的钱——那人把海螺挂在花园围墙上，我姨妈——”

拉尔夫接过猪崽子手里的贝壳，贝壳里的水顺他的手臂流下。贝壳是深米色的，点缀着淡淡的粉红斑点。在磨出一个小孔的贝壳尖和粉红色的贝壳嘴当中，壳体大概有十八英寸，略呈螺旋状，表面还有细致而巧妙的凸纹。壳内深处的沙子被拉尔夫摇晃出来。

“——像头奶牛哞哞叫，”猪崽子说。“他还有些白石子，还有一只养着绿鹦鹉的鸟笼。他当然不会去吹那些石子，他说——”

猪崽子停下来喘了一口气，摸摸拉尔夫手里那个闪光的东西。

“拉尔夫！”

拉尔夫把头抬起来。

“我们可以吹这个来集会他们听见了会来的——”

他笑着看拉尔夫。

“这难道不是你的意思吗？你从水里捞起这只海螺就为这缘故吧？”

金黄的头发被拉尔夫往后一擦。

“你那朋友到底会不会吹海螺？”

“他把海螺吹得像吐唾沫似的，”猪崽子说。“我姨妈不让我吹，因为我有气喘病。他说你吹气要从下面这儿使劲往贝壳里吹。”猪崽子把一只手放到他那鼓鼓的小肚子上。“你试试看，拉尔夫。别人会被召来的。”

拉尔夫有些疑惑，他把贝壳小的一头抵在嘴上吹起来。从贝壳嘴里冲出一阵急促的声音，接着就什么也听不到了。拉尔夫擦去嘴唇上的咸水，又试了一次，但贝壳里仍然没有一点声音出来。

“他吹起来有点像吐唾沫似的。”

拉尔夫撅起嘴往里鼓气，贝壳鸣地冒出一种低沉的、放屁似的怪声。这下子两个男孩一下子大笑起来，在一阵阵高兴笑声之中拉尔夫又使劲吹了几分钟。

“他使劲儿的吹着下面。”



拉尔夫这才把关键抓住，运用横隔膜的气往贝壳里灌输。刹时那东西就响了。在掌心中一种低沉而又刺耳的声音嗡嗡作响，随后穿跃参差不齐的林海，到粉红色的花岗岩山才发出回声。无数的鸟儿从树梢上惊起，下层的林丛中则有什么动物在吱吱乱叫乱跑。

拉尔夫拿走了嘴边的贝壳。

“天哪！”

听过海螺刺耳的声音后，他那平常讲话的声音同它相比可真是天壤之别了。他把海螺顶住嘴唇，深吸一口，再一次吹了一下。螺声再次嗡嗡响起：然后随着他的力度，声音碰巧增到八度，比刚才那次更加刺耳。猪崽子哇哇地高喊，面带喜色，眼镜闪闪发亮。鸟儿在惊叫，小动物在疲于奔命的逃窜。拉尔夫气喘吁吁，声音跌下了八度的海螺，变成一股低沉的呜呜气流。

海螺悄无声息，就像一支闪烁的獠牙，拉尔夫的脸由于没有及时的换上气而显得没有了光彩，岛的上空仍然停留着鸟儿的惊叫声以及各种回声。

“我敢打赌，你在几英里外都听得见。

拉尔夫喘过气，又吹了一连串短促的强音。

猪崽子惊喜地叫起来：“来了一个！”

沿海滩约一百码的棕榈树林里一个男孩子冒了出来。看起来他六岁上下，身体结实、头发金黄、衣衫褴褛，粘糊糊的野果浆汁把他的脸涂得一塌糊涂。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，他把裤子脱了下来，现在刚拉上一半。他跳进长着棕榈树的斜坡的沙滩当中，裤子再次滑到脚踝上，他一步步地走出沙滩，朝平台跑来。他上来的时候猪崽子帮了把忙。同一时刻，拉尔夫继续猛吹海螺，吹到林中响起了许多小孩的声音。小男孩蹲在拉尔夫面前，高兴地仰起头来看着拉尔夫。等到他肯定地知道他们将共同干点事情时，一脸笑脸，并把他唯一一只还算干净的肉色大拇指放进嘴巴。

猪崽子朝他弯了弯腰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约翰尼。”



猪崽子自己对自己说的着这个名字，随后大声地说给拉尔夫听，而拉尔夫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因为他还在使劲地吹海螺。拉尔夫为吹出这种巨大的声响而兴奋至极的使他的脸紫涨着，他的心似乎跳得连敞开的衬衫也在颤动。森林中有片呼喊声由远及近传了过来。

海滩上此刻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左右伸展开达几英里长，在暑热烟霭底下使沙滩都好似震颤着，时隐时现着许多人影。一群男孩子踏着烫人而无声的海滩，而朝这边拥来。三个同约翰尼差不多的小孩子从近得令人吃惊的地方突地冒了出来。他们方才一直在森林里狼吞虎咽地大嚼野果。一个肤色黝黑、同猪崽子一般大的孩子，拨开一处矮灌木丛然后钻出来，来到了平台，快乐地朝大伙儿笑笑。更多的孩子们赶来了。他们从天真的约翰尼身上得到启示，坐在倒下的棕榈树干上等着。拉尔夫一个劲儿地猛吹出短促又刺耳的海螺声。猪崽子则在人群中忙前忙后，问名问姓并皱眉蹙额地记着这些名字。孩子们都听猪崽子，就像过去什么都听从带话筒的大人一样。有些孩子赤裸着身体，提着衣服；有的半裸着身子，或者多少穿点衣服；有穿各种学校制服，灰色、蓝色、浅黄色的；有穿茄克衫或线衫的；有穿着彩条纹袜子和紧身上衣的；还有戴着各种徽章，甚至格言牌的。在绿荫里横卧着的树干之上，人头攒动，头发有褐色的、金黄的、黑色的、栗色的、淡茶色的、鼠灰色的。都在那儿窃窃私语，都睁大眼睛观察着拉尔夫，猜测着将进行某种事情。

越过暑热烟霭到达附近沙滩的交接部分的沿着海滩单独地、或三三两两地走来的孩子，变得更加清晰可见。在这儿，孩子们的眼光先被一个在沙滩上舞动着的、黑黑的、蝙蝠样的东西吸引住了，随后才察觉到上面的身体。原来蝙蝠样的东西是一个孩子的身影，由于垂直的阳光照射而在杂乱的脚步之中缩成的一块斑影。当拉尔夫在吹海螺时，也注意到了最后两个随风飘动的黑斑影似的身体已经到达平台。两个脑袋尖尖、长着琐碎头发的男孩，像狗似地趴倒在拉尔夫面前，躺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地露齿而笑。他们俩是双胞胎，酷似一个人；此刻正微笑着，孩子们见了都很惊讶，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双胞胎一块儿喘着气，一块儿咧嘴而笑，矮小结实，而又生气勃勃。他



们俩朝拉尔夫抬起潮湿的嘴唇。好像是因为身体不够壮，因此他们的侧影显得模糊，不过嘴巴倒张得挺大。猪崽子朝他们弯下身子，明亮的眼镜对着他们，在此起彼伏的海螺声中反复念着他们两人的名字。

“萨姆埃里克，萨姆埃里克。”

猪崽子一时无法分清，双胞胎晃着脑袋，指来点去，大伙儿哈哈大笑。

拉尔夫终于收起海螺，一只手提着海螺，在那儿坐着，脑袋耷拉在膝盖上。海螺的回声听不到了，随后笑声渐渐隐退，四周寂然无声。

在海滩钻石般闪烁的烟霭中某种黑漆漆的东西正在摸索前来。拉尔夫首先看到他注视着，他聚精会神的眼光渐渐把所有孩子的眼光都牵引到那个方向。接着那个东西从烟霭中走到了清晰的沙滩上，这下孩子们才看到黑乎乎的不都是阴影，却大多是衣服。那东西是一队男孩，他们穿着让人很少看到的怪衣服，排成并列的两行，步调一致。他们手里拿着短裤、衬衫，提着各种衣服，但每个男孩都戴一顶有银色帽徽的黑方帽。他们的身体从喉咙到脚跟都被黑斗篷裹着，一个长长的、银色的十字架佩在左胸前，每个人的颈部都被丑角服装上用的褶皱花边领装饰着。带着暑热，翻山越岭，寻找食物，现在再加上光线强烈得令人目眩的海滩更让人汗流浹背，使他们的皮肤红得就像刚洗过的梅子。管他们的一个男孩同他们穿着一样，除了他的帽徽是金色的。这支队伍离平台约十码远时，他一声令下，队伍停住，在炙烤的阳光下他们都喘着粗气，汗如雨下，东摇西晃。这个男孩独自往前走，斗篷一甩，攀上平台，此刻他仍盯着前面看，虽然在他眼前几乎是漆黑一片。

“带喇叭的大人在哪儿？”

拉尔夫觉察到太阳的强烈使他的眼睛看不清东西，回答道：

“这儿没有带喇叭的大人。只有我。”

这男孩往前走，眼睛朝下看着，盯着拉尔夫，同时眉头紧皱。看见了一个膝盖上搁着深米色贝壳的金发男孩，这似乎并没有使他满足。他快速转过身来，黑斗篷兜着圈子。



“那么，有没有船呢？”

从拂动着的斗篷里可以看出他是个大身架的瘦高个儿，黑帽子下露出红头发。他脸上长着痤疮和雀斑，相貌丑陋，但不显得傻气。此刻虽有点沮丧的两只浅蓝色的眼睛看向前方，但又露出即将发怒的样子。或者说随时准备发怒的样子。

“大人不在这儿喽？”

拉尔夫在他背后回答：

“没有，但我们的会议要开始了。来参加吧。”

挤得紧紧的队列被穿斗篷的男孩们挤散了。高个子的男孩对他们喊道：

“合唱队！立正！”

队员们照做，但他们疲惫不堪，挤在一起排成一个队列，在阳光下站在那里左右摇摆。其中也有一些开始小声抱怨起来：

“可是，梅瑞狄。请问，梅瑞狄……我们可不可以……？”

一个男孩就在那时突然蹶地一声合脸倒在沙滩上，队伍一下子没了秩序。立刻，摔倒在地的小孩被他们抬到平台上，让他躺下。梅瑞狄瞪着眼，毫无办法地说：

“那好吧。坐下。随便他。”

“可是，梅瑞狄。”

“他总是晕倒，”梅瑞狄说，“在直布罗陀晕倒；在亚的斯亚贝巴晕倒，而且在晨祷时还晕倒在指挥身上呢！”

合唱队员为这最后一句行话引得一阵窃笑，他们像一群黑鸟似的依附在横七竖八的树干上，饶有兴致地观察着拉尔夫。猪崽子没敢再问名字。这种整齐划一所产生的优越感，还有梅瑞狄口气中毫不客气流露出的权威性，使他吃惊。他畏畏缩缩地退到拉尔夫的另一边，眼镜被他拨弄着玩了起来。

梅瑞狄转向拉尔夫。

“一个大人也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梅瑞狄坐在树干上东张西望。



“那么我们只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。”

有了安全感的猪崽子在拉尔夫的另一边怯生生地说道：

“为了决定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，拉尔夫才召开这个会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名字。那是约翰尼。那两个——他们是双胞胎，萨姆和埃里克。哪个是埃里克——？你？不——你是萨姆——”

“我是萨姆——”

“我是埃里克。”

“最好大家能说出自己的名字，”拉尔夫说道，“我叫拉尔夫。”

“许多人的名字我们已经知道了，”猪崽子说。“这些名字是刚知道的。”

“小孩儿的名字，”梅瑞狄说。“为什么偏要叫我杰克？我叫梅瑞狄。”

“很快地朝他转过身的拉尔夫。听得出这是一个自有主张的人。

“还有，”猪崽子继续说道，“那个男孩——我忘了——”

“你说的话太多了。”杰克·梅瑞狄说。“闭嘴，胖子。”

一阵大笑。

“胖子不是他的名字，”拉尔夫喊道，“他名叫猪崽子！”

“猪崽子！”

“猪崽子哟！”

“噤，猪崽子哟！”

一下子暴风雨般的笑声响了起来，在笑着的也包括最小的孩子。片刻之间除了猪崽子，其他男孩子们都连成一气：猪崽子满脸通红，耷拉着脑袋，又擦起眼镜来。

笑声总算过去了，又接着点名。在合唱队里一直粗俗地龇牙咧嘴的那个男孩是莫里斯，他的个儿仅次于杰克。还有个谁也不熟悉的鬼头鬼脑的瘦个子男孩，他独来独往，一副躲躲闪闪、偷偷摸摸的样子。他喃喃地说完他叫罗杰，就一声不响了。刚才晕倒的还有比尔、罗伯特……，现在靠着一根棕榈树干坐着的那个合唱队男孩，面色花白的脸朝拉尔夫微笑，说西蒙是我的名字。

杰克说话了。



“我们该想一个办法，想想怎么才能得救。”

一阵嘈杂之声。一个叫亨利的小男孩喊着要回家。

“闭嘴，”拉尔夫举起海螺不以为然地说着。“我觉得该有个头儿来对某些事情下决定。”

“一个头儿！一个头儿！”

“我该当头儿，”杰克骄矜地说，“因为我是合唱队的领唱，又是领头的。而且我还会唱升C调。”

吵闹声再次响起。

“那好吧，”杰克说，“我——”

一时犹豫不定。后来那个叫罗杰的、黑黝黝的男孩动弹一下，讲话了。

“大伙儿投票表决。”

“对呀！”

“选一个头儿！”

“大伙儿选——”

这场选举的游戏同海螺一样那么让人兴奋。杰克开始反对，但是希望有个头的要求已经变成一种呼声，而且拉尔夫本人也大声表示赞同。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没有一个男孩能找出足够的理由来的，猪崽子感到事情已定局，头头非杰克莫属。然而，坐在那里的拉尔夫，身上有着某种镇定自若的风度，又那么与众不同：他有那样的身材，外貌也很迷人。而最最无法说的，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，那就是他拥有海螺。他是唯一吹过海螺的人，现正坐在平台上等着大家选他，那碰不起的东西被他安安稳稳地搁在膝盖上，这一点是无人能比的。

“选那个有贝壳的。”

“拉尔夫！拉尔夫！”

“让那个有喇叭玩意儿的人当头。”

拉尔夫举起一只手要人们安静。

“好了。谁要杰克当头？”

带着一种沉闷的气氛合唱队把手举了起来。

“谁要我当？”